

The illustration depicts a woman in the upper half, wearing a red and yellow robe with a sword on her back, looking towards the viewer. Below her, a man in a blue robe holds a sword that glows with a bright starburst. In the lower right, an older man with a white beard is shown in a dynamic pose.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green mountains and a light sky.

梵  
钟  
血  
珠

公孙梦 上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# 梵 钟 血 珠

公孙梦 著

上 册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# 梵 钟 血 珠

公孙梦 著

中 册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梵钟血珠

公孙梦 著

责任编辑 吴丹青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开封新新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3.5 印张 400 千字

1993 年 8 月第一版 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220 册

统一书号: ISBN7-80538-585-8 / I · 264

(全套三册) 定价: 13.80 元

## 内 容 介 绍

佛门圣地，众和尚苦苦修行，知藏却害死方丈，方丈尸身又不知去向，梵钟声里，师兄弟一场残杀；正道武林卷入佛门之争，势成水火，许多高手惨死在拼斗之中；武林泰斗无故被人寻衅，一座庄园化为灰烬；黑道魔泉麋集古寺，各大门派，在劫难免。一位年方二十的五台俗家弟子，虽一再揭露魔泉的阴谋，却不被各派所接受，反而处处受到围攻；江湖上突然出现一位奇侠，以惊人的绝技，力挫群魔，方丈之死终得明白。

该书是公孙梦的又一部力作。其构思之巧妙，文章之紧凑，更使人耳目一新。全书悬念迭起，扣人心弦；情节发展，出人意外。语言流畅，活泼生动，确是一部上乘之作。













# 目 录

## 上 册

- 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木鱼惊魂 ..... | ( 1)  |
| 第二章 | 方丈之死 ..... | (21)  |
| 第三章 | 南宗北宗 ..... | (45)  |
| 第四章 | 拙不识君 ..... | (73)  |
| 第五章 | 代人受过 ..... | (93)  |
| 第六章 | 相斗结仇 ..... | (116) |
| 第七章 | 白马飞贼 ..... | (144) |
| 第八章 | 抱恨离别 ..... | (170) |
| 第九章 | 播下情种 ..... | (193) |
| 第十章 | 慧眼识君 ..... | (215) |

# 目 录

## 中 册

- 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情场受挫····· | (240) |
| 第十二章 | 紫鹰出世····· | (261) |
| 第十三章 | 结仇长安····· | (287) |
| 第十四章 | 祁连三怪····· | (320) |
| 第十五章 | 祸起萧墙····· | (344) |
| 第十六章 | 不速之客····· | (368) |
| 第十七章 | 扑朔迷离····· | (395) |
| 第十八章 | 紫鹰展威····· | (415) |
| 第十九章 | 初露端倪····· | (445) |
| 第二十章 | 紫鹰斗魔····· | (464) |

## 第一章 木鱼惊魂

“橐、橐、橐……”

不徐不疾、若远若近的木鱼敲击声，穿越过深深庭院，声声直入耳鼓。

飞鸿庄上上下下五六十口人，无不听得清清楚楚。

此时晨鸡未啼，曙光未升，正是睡意浓浓、拥衾而卧的大好时光。

噫，哪里来的木鱼声？哪里来的和尚？

有人哈欠连连，想用被子捂住耳朵，再续好梦，然而那木鱼就象在你窗下狠敲，你就是把头整个儿缩进被窝里也没有用。

人们一个个恼了，匆匆踢开被子，一个鲤鱼打挺，从炕上跃下，拉开房门蹿到门外，又哪里找得到和尚的影

子？

可是，木鱼声并未间断。

“橐、橐、橐……”直钻进你的耳鼓，响进了心里。

“真他妈的邪门！”有人诅咒开了。

“喂，我说哥儿们，这木鱼声好不蹊跷，只怕是找碴儿来的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飞鸿庄十多年来不再与江湖人来往，谁会来找碴？”

“哼！找碴？他小子敢么？老庄主当年名震北五省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献殷勤，套近乎的人倒是成百上千，可还没听说过上门找碴来的！”

“喂，小子们，话也不可说满了，你们年岁太轻，从未经历过风险日子，须知江湖上能人异士颇多，寻仇找碴的人有的是，不可大意了，还不快快穿好衣服，抄上家伙，万一有事，也不至于惊慌失措！”

说这话的人是个五旬壮汉，个子短粗，一身绸缎衣裤，颇为气派。他是本庄总管。

站在家门口议论的庄丁们，一个个喏喏连声，赶忙各自回屋，穿衣的穿衣，抄家伙的抄家伙。他们动作迅速，显得训练有素，不一会儿便有二十多个中、青年庄丁齐排列队在五旬壮汉跟前。

那些未出屋但听见动静的庄丁，不分年纪老小，也都迅速从自家住屋出来，站到了队伍中去。

“按平日规定布卡，不听见招呼就别出来！”总管吩咐

道。“招风楼多去几个人，尽量别惊动庄主，特别是那位千金小姐，知道了么？”

庄丁们喏喏答应，分别散开，各赴岗哨。

这里是飞鸿庄的庄丁院，在庄院的右后侧，都是平房，马厩在它的前面。庄丁院对面二十丈外，紧靠围墙的另一侧，靠大门前段有个池塘，那里建有观荷亭，后面则是庄主住屋招风楼，是一幢盖有铜瓦的两层楼房。在它右侧，还有座闻莺楼，一向闲置，有客来才开启。

总管尚洪石住在庄丁院的最后一进院子，他在飞鸿庄的地位显赫，除了庄主在名份上高于他外，庄中大小事务都是他说了算。

吩咐完毕，他发觉儿子尚剑云到了他身后，便道：“走，到大门口瞧瞧去。”

尚剑云年方二十，生得一表人才，只是个子和他老子一个样，矮了点儿。

他抢在头里，几个纵跃，便到了大门。

尚洪石见儿子轻功又有了长进，心中十分欣慰。

庄门紧闭，守门的庄丁还没来到；但父子俩瞧见大门那儿有个人影。

尚洪石不禁倒抽了口冷气，这不是那位千金小姐还能是谁？

只要有她在场，往往是无事变有事，小事变大事。他从来就认定，小姐湛蓝是飞鸿庄的火星，只会给飞鸿庄带来晦运。

“哼，现在才来，还不快开门！”这位千金满不高兴地说。

尚洪石冷冷道：“小姐，天还未亮呢！”

湛蓝道：“天不亮又怎么了？你不听见外面的木鱼声么？这和尚分明是冲着飞鸿庄来的，不开大门，人家以为怕了他呢！”

尚洪石道：“小姐请回，这档子事自有老夫处置。”

说话间，家丁们已气喘吁吁跑到。

“橐、橐、橐……”木鱼声自始至终没有停过，听声音就在大门外一两丈处，声音也并不算响，就跟在屋子里听到的一样。

这时湛蓝娇喝道：“开门！”

庄丁们正要动手，被总管制止了。

“小姐，这和尚并非等闲之人，天已快亮，等天亮后再开门不迟。”

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姑娘倒要瞧瞧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！”

尚洪石道：“大门离我们住处二十来丈，这木鱼声远听近听都一样，这和尚的内功只怕不能低估。”

“谁又低估了他了？开门瞧瞧又有何妨？”

尚剑云冷冷道：“瞧瞧自然不妨，但惹出事来又是我父子俩收尾，所以，还是等天亮了再开门不迟。”

“你……”湛蓝气得话也说不出。

不错，她每次在定州与人冲突，末了都是庄主派尚总